

童年随之而去

了,他脸上倒没有汗——我双手接过,谢了他。捧着,走过跳板……一阵摇晃,新闻钟声欸乃,碧波像大匹软缎,荡漾舒展,船头的水声,船梢摇橹者的断续语声,显得异样地宁适。我不愿进舱去,独自靠前舷而坐。夜间是下过大雨,还听到雷声。两岸山色苍翠,水里的倒影鲜活内外,迎面的风又暖又凉,母亲为什么不来。

河面渐宽,山也平下来了,我想把碗洗一洗。

人多船身吃水深,俯艇即就水面,用碗舀了河水顺手泼去,阳光照得水沫晶亮如珠……我站起来,可以泼得远些——脱手,碗飞掉了!

那碗在旋桨中平乎着水,像一片断梗的小荷叶,浮着,余着,向船后渐远渐远……

望着望不见的东西——醒不过来了。母亲出舱来,端着一碟印糕艾饺。我告诉了她。

“有人会捞得的,就是沉了,将来有人会捞起来的。只要不沉就好——吃吧,不要想了,吃完了进舱来喝热茶……这种事以后多着呢。”最后一句很怪很轻,什么意思?现在回想起来,真是可怕的预言,我的一生中,确实有的是这种事,比越窑的盘,珍珠百倍千倍万倍的碎了的,都已一脱手而去,有的甚至是砸了我的童年。

那时,那浮金的盘,随之而去的是我的童年。

（选自《哥伦比亚的倒影》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6年1月第一版）

·中国好老师报 2015.6.24

每周推荐 | 木心

木心,本名孙璞;作家,诗人,画家。1927年出生于浙江桐乡乌镇。1982年定居纽约,1994年回故乡乌镇,2011年离世。《童年随之而去》是木心的一篇散文,记述童年时随家人在睡佛庵做佛事的经历:一只碗,越靠■,脱落了,失去了。这是一篇 好的故事”,让人想 追回他,完成他,留下他(鲁迅语)。

木心其人,其文学和其艺术,近年来才进入人们的视野。他的《文学回忆录》和一些诗作(从前慢)、一些散文(从上海赋),有了越来越多的读者。希望有更多的人阅读木心的汉语作品;应该有更多。

“碗!”

“什么?”母亲不知所云。

“那饭碗,越靠温。”

“你放在哪里?”

“枕头边!”

母亲素知凡是我想着什么东西,就忘不掉了,要使忘掉,唯一的办法是那东西西到了我手上。

“回去可以买,同样的!”

“买不到!不会一样的。”我似乎非常清楚那盘是有一无二。

“怎么办呢,再上去拿。”母亲的意思是:难道不开船,派人登山去庵中索取——不可能,不想那碗了。

我走过正待抬碗的跳板,登岸,坐在系缆的树桩上,低头凝视河水。

渡船的人先是愕然相视,继而一片吱吱喳喳,也可无人上岸来叫我拉我,都知道只有母亲才能使我离开树桩。母亲没有说什么,轻声吩咐一个船伕,那赤膊

孩子的知识圈,应是该懂懂,不该懂的不懂,这就形成了童年的幸福。我的儿时,那是该懂的不懂,不该懂的却懂了些,这就弄出许许多多至今也未必能解脱的困惑来。

不满十岁,我已知“寺”、“庙”、“院”、“观”、“庵”、“宫”、“庵”的分别。当我随着我母亲和一大串姑妈舅妈姨妈上摩安山去做佛事时,到山脚下的“玄坛殿”我没什么,到半山的“三清观”也没说什么,将近山顶的“睡佛庵”我问了:

“就是这里啊?”

“是呀,我们到了!”挑担路脚的快说。

……

回家啰!脚伕们挑的,挑的,扁,我跟着群穿着绿珠光宝气的女眷们走出山门时,回望了一眼——睡佛庵,和尚住在尼姑庵里?庵是小的啊,怎么有这样大的庵呢?这些人都不问问。

家庭教师是前清中举的饱学鸿儒,我却是块乱点头的顽石,一味敷衍度日。背书,作对子,还混得过,私底下只想翻裱书。那时代,尤其是我家吧,“禁书”的范围之广,连唐诗宋词也不准上桌,说:“还早。”所以一本《历代名窑释》中的两句“雨过天青云开处,者殿颜色做将来”,我就觉得清新有味道,朗朗上口,某日对着案头一只青瓷水盂,不觉漏了嘴,老夫子竟听见了,训道:“哪里来的歪诗,以后不可吟风弄月,写坏书吧!”一肚皮肉膏的怨气,这个暗冠冠的书房就是下不完的雨,晴不了的天。我用中指蘸了水,在

桌上写个“逃”,怎么个逃法呢,一点策略也没有,呆视着水渍干失,心里有一种酸麻麻的快感。

……

满船的人兴奋地等待解缆起篙,我忽然想看了睡佛庵中的一只碗!

在家里,每个人的茶具饭具都是专备的,弄错了,那就不敢不食以待更正。得到山上,我还是认定了茶杯和饭碗,茶杯上面的是与我年龄相符的十二生肖之一,不喜欢,那饭碗却有来历——我不愿吃斋,老法师特意赠我一只名窑的小盂,青蓝得十分可爱,盛来的饭,似乎变得可口了,……

每次餐毕,我自去泉边洗净,藏好。临走的那晚,我用棉纸包了,放在枕边。不料清晨被催起后头昏昏地尽呆着众人忙碌,忘记将那碗放进箱笼里,索性忘了倒是了,偏在这船要起篙的当儿,蓦地想起:



一样的红围巾

□杨 硕

早晨,曦曦戴着一条鲜艳的红色围巾,高高兴兴地从校车上走下来。晨检老师问,她一小跑着进教室,骄傲地告诉她的好朋友,“这是我爸爸在新华书店给我买的!”

“哦,一条红围巾,真漂亮。”她的好朋友说。

这时,正在手工区工作的夏夏抬起头看到了她们,便立即放下了手上的工作,一个箭步冲上去,抓着红围巾大声大笑:“这是我的,这是我的!”

曦曦连忙护着红围巾说:“不是的,这是我的,是我爸爸给我买的!”夏夏说:“不是的,是我的,是我游泳的时候老师送给我的!”

就这样,一个坚持说是爸爸给她买的,一个大哭着说是她的,两个人抓着红围巾都不放手。几分钟后吧,我看两人好像没有办法自行解决这个问题,就把她们带到教室的另一端,开始轻轻地回话。

“曦曦,你的红围巾是从家里带来的吗?”我问。

“是的,是我爸爸在新华市场特意给我买的,今天早晨还是妈妈帮我戴在脖子上的。”曦曦虽然抹着眼泪,但表述得很清晰。

“不是这样的,这个就是我的。”夏夏在一旁又急了。

因为我刚才看到曦曦是戴着红围巾下车的,于是我开始引导夏夏说:“夏夏,你早晨也戴着红围巾来幼儿园了,是吗?”

“是的,就是这条。”夏夏肯定地说。“市场里一模一样的东西有许多,也许曦曦买了和你一样的红围巾呢。因为这条红围巾与你的一样,所以你觉得这条红围巾是你的。对吗?”

夏夏很爽快地伸开双臂去拥抱曦曦,两个孩子抱得很紧,一边拥抱一边发出咯咯的笑声。接着两人系着一样的红围巾,手拉着手进教室去了。

教师点评:三四岁的孩子,有时候确实分不清自己的物品和他人的物品,更何况是两条一模一样的红围巾。在幼儿园,经常会有孩子争着要一样物品的情况发生,如果是争抢玩具、材料或游戏的机会,我们会引导孩子建立游戏规则,像这种辨别物品特征的事,我们会通过一些活动帮助孩子发现物品的细微差别,锻炼孩子的观察能力。在后来的超市购物活动中,我们特意加入了商品描述环节,帮助孩子进一步建立商品的相同性和差异性。

(作者单位系湖北省襄阳市樊城一区爱路幼儿园)

思享会

在专业成长的道路上,是一个人独行?还是一群人做伴?是一个人走得更稳更持久?还是一群人走得更远更广阔?该如何处理好两者的关系?又该如何在群体中既汲取能量又不失个性与创新?

一个人与一群人



就这样彼此点燃

□钟锦钰

对我而言,教师是一个非常好的职业。因为在这之前,一个人只要读完中学,直接读师范,年纪轻轻就可以正式工作了。与此同时,一个人一旦成为一名教师,也就意味着基本不会再为温饱而发愁。

然而,我并不想安于现状。于是,我开始关注身边的教师们在做些什么,希望以此助力我的成长。这时,学校的一位语文老师红引起了我的注意。我听过她的公开课,学生在她的课上都很享受,但她引起我注意的不仅是那堂课,而是在很长一段时间,我发现她的博客中不时会有关于教学的一些随笔。这说明,她不仅在教书,还在观察和思考。这对于一个农村小学语文教师来说,着实有点“奇怪”。

她怎么了?她写,我就看。慢慢地看出了点门道:原来,她很早便加入了一个社团,而这个社团的“老大”,恰好是我之前认识的一位名师——谢云。谢云以诗歌和散文在我所在城市的文学圈小有名气,我很喜欢他们的社团,常常晒出许多有关社团成员合影的照片。我还发现,那个曾经的文学青年谢云,在红写的文字后面留言,一改过去文学范的狂浪不羁,变得稳重、端庄,越来越像一个导师。

他们都怎么了?于是,我想去这个社团看看。那次,是我跟着红第一次参加这个名叫“知行社”的社团年度活动。活动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获得年度荣誉的人物——高原石头。我在红的每一篇文章后都能看到她的评论。我原以为这是一个激情四射的年轻教师,然而站在眼前的却是一位即将退休的老教师。当这个老教师手捧鲜花露出幸福的微笑时,我被她那种简单、直接、坦白的幸福所打动。

阅读、思考、写作、努力工作,并将之紧紧围绕着教育,这是知行社所倡导的教师生活。我决定成为这种生活的一员。

从2008年9月开始,我陷入了一场为期3年的教学大赛。每升上一级,便面临一场新的考验。2010年7月,教学大赛结束。于是,这年的暑假,我得以轻松下来,把近几年的文字整理结果。随后,便有散文集《青蓝》的诞生。

2011年3月,学校为我举办了新书首发仪式——知行社2010年年度庆典钟锦钰散文集《青蓝》研讨会,当然,我也一并成为当年的年度人物。

如果说,之前的我只能算是一个游离在知行社编外的浪客,那么如今变为年度人物的我,与知行社的关系更加亲密了。

有了知行社这样一个好的平台,我的发展方向更加宽广。在我不断努力下,被评为省级骨干教师,也常常被邀请外出授课,并被任命为学校名师工作室的负责人。

之后的3年,学校名师工作室在我的引领之下,以稳健的姿态,依次在区内、市内、省内发挥出一定的引领作用。名师工作室的一系列运作板块,以及别开生面的月末分享会活动,逐步在各基层学校推开。

我为能够成为知行社的一员而感到骄傲。在知行社这几年的磨炼中我成长了许多,也让我懂得,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火点,然后去点燃一大批火点,这就组成了一个燃烧的火团;而新点燃的火点,又开始去点燃更新的火点。个人与团队,就这样彼此点燃,念念循环。

这样好吗?至少,现在看起来还不错。

(作者单位系四川省绵阳市石塘小学)

成长记录

□樊阳

教育之道:陪伴与成全

最近恰逢学生中考,也是我最忙的时候,每天授课、补课、阅卷、作文,压得人没有片刻闲娱。前阵阵子,我还是特地前往剧场,为小邹出演的话剧捧场。

小邹是上外附中的高三学生,上周特意给我送来她的话剧演出票,作为她中学时代的一个汇报演出,我决定再忙再累也要出席。

到了那里我才知道,这不是一次学校间的展演,而是上海话剧中心举办的第三届上海市中学生话剧节。小邹不仅是上外附中“云剧社”的编剧,还是当晚所有节目的女主持人。观众则都是各校

演员们的家长、话剧教师。

今年,小邹以优异的成绩被北大提前录取,于是,她便与一些同学利用这段特殊时光,参加排练曹禺名剧《原野》。我算是一个特殊的观众。作为她课外学习的老师,虽然我们之间仅交往了短短3个月,但师生间的情谊却很深厚,这缘于一个共同的“道”。而小邹第一时间就告诉我,并请我去欣赏,这份信任,当然出自这份“道”的追求。

这“道”,就是对教育本质的认同,对人文教育的渴望,对激发与保持生命热忱的向往。这其中,教师的作用彰显。记

教师从事的教育教学工作,专业性极强,需要教师有自己独到的见解。

教育教学中不是产品生产,不需要刻画统一的模板;学生不是商品,不能成为千篇一律的人;教育教学的方法,也需要因材施教,因人而异,因地制宜。因此,教育教学的过程有个人情感的流露,有师生心灵之间的对话,更需要有教师个人的独到见解。

许多人常说集体力量大,一群人做伴,集众人之长处,取众人之智慧,用众人之方法,集众人之力量,能够轻松解决各种问题,但一些问题也随之而来,比如出现从众效应。

一些教师看到其他教师上拼音内容都采用教师示范,学生跟读的方法,他们也亦步亦趋采用相同的方法授课,并没有进行教学创新。一些教师教授阅读课文时,反复讲,逐字逐句讲,

害怕学生听不懂。其他教师也跟这些教师一样讲课,不会培养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,不会培养学生语言表达的能力。更令人担忧的是,许多教师常常听各种专家表达不同的观点,有的专家说阅读教学应注重学生读,有的专家说阅读教学要用翻转课堂,有的专家说阅读教学需要用微课……这些观点常常会让教师更加糊涂。于是,经常听到一些教了十几年书的教师抱怨,虽然自己教了这么久的书,但有时还是不知道该怎么教。

一个人单独成长虽有弊端,但也有优势。比如创造性思维不会受到他人干预,自己有什么突发奇想,大胆尝试,运用于教育教学中,也许会有新的效果。例如作文教学时,传统的方法是多读、多听、多想。如果作文教学前,让学生带着思考去玩,带着

你让我的行走不再孤寂

□司艳平

去年底,刚刚送走一届初三学生,内心莫名地感到彷徨与迷茫,面对已经接手的初一年级,面对一如既往的语文教材,我惶恐起来:“这一届孩子,我不认识,我惶恐起来;”这一届孩子,我不甘心,不甘心用同样的方法来教吗?我不甘心,不甘心3年的轮回重上演。可是,我到哪里去寻找突破点呢?

一次偶然的机会,在王君老师的博客上,我发现语文湿地的公众账号,里边每日推送的文章均是草根老师的作品,文质兼美,极富生活气息,接地气,耐读有味。于是,我决定好好关注一下,希望能够解开我的心结。

也许我的生活就是从那时起发生了质变。当大家融入语文湿地走进教师之家时,与创建者尹东老师的交流渐渐多起来,我们一起分享喜悦助力成长,每个人都热情主动地为语文湿地做事,争做湿地的主人。晋城

我却一个人站到最后的领奖台上,内心颇为失落。

我高三时的班主任,就教学能力而言可能远逊于这位名师,但她却是我一生的恩师。她接班不久,就进行了一次家访,是我11年中小学期间唯一的一次。也是这一次家访,她发现我是个离异家庭的孩子。那时这样的家庭比较罕见。她还发现我学习刻苦,却没有独立的学习空间。她发现我数学相对薄弱,就让我做数学科代表,让我做班级组织委员。当我以超出第二名20分的文科状元身份考取大学时,我第一要感谢的老师就是她——吴恩贞。

我在做教师的时候,一直提醒我自己,学生的学识可能会超过你,这种超越应该是教师引以为豪的。但有一样东西是除了教师之外不可替代的,那就是教师对学生青春岁月的陪

伴、激励。其实做教师的,就是不断地去发现,激发学生学习的内驱力,从而成全学生的一生。

许多人认为,教师的职业幸福感来自于一线的好学生,尤其是那些学有所成者能够带回来看望。可我一直认为,这是不过足浮华之象。一个人的人文素养与积淀,才是带给他和他曾经的教师真正的幸福。表现在陪伴的过程中,表现在以后与你生命相关联的岁月中。

小邹和她的伙伴们主持和表演都很成功,我相信,他们幸福的脸上铭刻着那部爱他们的父母、老师给他们的陪伴与鼓励。

教育是个漫长的陪伴交流的过程,一个真正的好学子,他终会铭记心间;一个好老师,他的职业幸福感,就在陪伴、成全的过程中,这才是真正的教育之道。(作者单位系上海市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)